

宋史紀事本末

宋

史

記

卷

之

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韓侂胄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卽位 乙丑立
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
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己巳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
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己亥復召畱

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寧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爲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

及聞侂冑觖望與知閣劉弼言於汝愚曰侂冑所望
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
補外 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畱正時韓侂冑浸
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
來之地侂冑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冑
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以趙汝
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畱正共事怒韓侂冑不以告
及來謁因不見之侂冑慙憤羅點曰公誤矣汝愚悟
乃見之侂冑終不懌 九月壬申以京鏜簽書樞密
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

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守羣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攽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

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
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
又約束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護使客
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
政汝愚爲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
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
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
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
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
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畱正之去去

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

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舊僚

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
年一人尚畱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
政體且一去一畱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
畱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畱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
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
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
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
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
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畱宜畀外任或外
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

劾陳傅良罷之 己巳陳騃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
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騃與趙汝
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
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
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
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爲
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
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
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
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
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
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然之以祕書監李
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
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
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
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旣罷免
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
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
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

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畱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禮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

早退及預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畱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夏四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冑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

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替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幸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

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
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
持宗社者寢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
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
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
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
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卽死陛下有殺
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
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
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

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懼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猶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秉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卽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

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
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
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
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
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
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駙繳奏畱之不聽
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左正言知
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駙知泉州
時天下號宏中等爲六君子 秋七月癸酉加韓侂
胄保寧節度使 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

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謫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鞏承侂胄風旨窘辱備至汝

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上命追復原官許歸葬
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
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
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 秋七月量徙流人呂祖儉
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
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
加者亦私心也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八月丙子
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
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

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
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
至闈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聞未及閉遂俯僂而
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是
月以趙師彝爲工部侍郎師彝附韓侂胄得知臨安
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彝最後至出小合曰
願獻少果核侂胄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
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
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韓
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二
師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
官拜工部侍郎侂冑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
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
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異也侂冑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
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
言汝愚竄之旣而逃還臨安韓侂冑聞之乃使璉誣告
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
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
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冑曰章惇蔡確之

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自强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强升

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卽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祕書郎旣入館卽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疎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然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

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勳勞者也立
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
知悟耶陳自强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穉之師躡致
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
平江之吏胥周筠平江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
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
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
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
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
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

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
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
倡僞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
扣閣自薦以覬召用林栗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周必
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爲少保降詔呂祖泰挾
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
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
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
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
爲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 冬十月加

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爲皇后

自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謬爲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胄欲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

焰薰灼

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爲宰執不與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撻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蘇師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二 四
且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時侂胄專政旣久黨與徧內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公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

人見之往往流涕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
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
擬其勳余喜請加九錫趙師彝乞置平原府官屬侂
冑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
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
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張溥曰韓侂冑奸深不若蔡確險戾不若章惇
陰賊不若蔡京悖逆不若秦檜而玉津園之殛
蒙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冑忠獻曾孫
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

策寧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名豈在博陸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鉞汝愚不察其奸恡而不與夫內陽外陰爲泰內陰外陽爲否君子小人所爭者內外之間耳不係乎官名之大小也竇武陳蕃謀誅黃門常侍垂成而敗於朱瑀何進案捕中官張讓一人直而禍發殿前以彼元功國戚總權中外而宮禁防閑須臾不密遂起大變汝愚熟識古今寧不知鑒侂冑凶人斬其節使反使居內得傳導詔旨親幸竊權徐誼葉適久知

爲患慶元一網所必然也蔡京患言者議已勾
徽宗御筆手詔劉攽祖之而內批始出秦檜主
和勾龍如淵請擇臺官擊去異議京鏜祖之而
邪黨始盛僞學姓名卽元祐之黨碑蔡璉告密
卽同文之故智小人聚族不戒而孚猶之南海
北海聖人出焉心同理同也朱熹彭龜年初劾
侂冑而去國吳琚曰帝無固畱侂冑意使有一
人繼言罷之易耳嘉泰二年京鏜死何澹劉德
秀胡紘罷侂冑遂弛黨禁夫寧宗本無任侂冑
之心而寵積於人言之不至侂冑本無殺正人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二 三
之心而勢激於羣奸之助成一陰之積窮爲五
陰由來漸矣韓同卿后父也善遠權勢而佞胄
反假后爲恣睢其人蓋工盜術者始望節鉞而
不得終極公王而無厭非殺亦曷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北伐更盟

寧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鞬靽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

曦練兵西蜀旣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爲鄂王飛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勵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金主璟聞朝廷

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糲窮蹙饑疾死者甚眾揆益弛備以

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丘

密爲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

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
 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
 爵改諡繆醜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
 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
 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
 提控之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
 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襄信縣 五月辛
 巳陳孝先復虹縣 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
 息襄信穎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璧草詔下伐金
 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

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谿
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
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驚泊行李之繼遣復媢詞
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
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
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
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
侂冑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
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璧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
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

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
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
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六月甲寅鄧友龍
罷以丘密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
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
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
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
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
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
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

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
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 秋七月韓侂胄
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
旦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
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
之翌日罷師旦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 八月丙
子金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
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
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
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

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顏麟兵五千出來遠

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甲申以

丘密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

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

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

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

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

陽招撫使趙洵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

圍德安府 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

八疊灘可涉卽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

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眾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十二月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 時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

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
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密使人
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覲既回密得金行省文字以
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
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
遣陳璧充小使持書於揆願講和息兵揆曰稱臣割
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
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且言今三人皆已
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肯擅專文還
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

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
軍守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
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
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味爽
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
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
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
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
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
度金兵至者日眾難以爭鋒一夕拔營去畱旗幟於

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丘密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旣指韓侂胄爲首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密 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是月金僕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

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夏四月以方信
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募可以報使
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
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九月貶方信
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
守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
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
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
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

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

幣五萬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師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虜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栴薦乃命栴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栴王倫之孫也 辛卯以趙滄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涪鎮江淮而罷巖巖開督府九月

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 十一月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胄

入朝至太廟前卽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
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旣乃知之遂下詔暴揚侂冑罪
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
山帝初無意也侂冑旣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
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卽上馬去丁丑貶自强
永州居住己卯斬蘇師旦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韓侂
冑於兩淮不報 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諡 己
丑王柁自金軍還初柁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
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

等候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柎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柎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柎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柎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柎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柎還索侂胄首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蘇師

巨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六月王柟以

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
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
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
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
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
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
之 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詔以金國和議
成諭天下

張溥曰韓侂胄自慶元用事驕橫數年怨流天下忽開邊釁傳首敵國後世快之顧其罪未若秦檜之甚也賊檜叛國主和劫制庸主文武忠義一時剽絕侂胄起而反之封岳飛以勵諸將削秦檜以申義討誅其心者曰子翬之帥師原其罪者曰殷浩之北伐苟使成功玉津無殛南山之罪猶可贖也乃賊檜專政二十餘年割地稱臣及頌功德家建一德格心之閣朝賦秦城王氣之詩勢同新莽禮極榮哀傳歷三朝守其說者如湯思退沈該万俟卨高史浩之徒力持不

變謂和議得相有福無禍也物極而變侂冑乃
起輕銳用兵身家破滅遠近訕笑豈真敵仇可
忘中原當棄乎炎興之際戰將如雲偏裨幕府
皆號虎臣自檜當國人材遂盡孝宗習射殿庭
雄心恢復符離一潰竟棄德順當食拊髀四顧
莫應再更光寧狃和墮戰士氣益衰侂冑秉政
忠力屏放讒諂側肩蘇師且筆吏進身程松獻
妾求寵咸建牙伐鼓經略四方以非常之功責
賈販之賤無不敗也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伾弄
權八關十六子雜沓進用當日建白頗多善政

而奔競薰灼神人怨怒不久卽敗侂冑何人敢
談恢復乎彼始附成肅後緣恭淑託根二后震
耀宮府楊后旣立內不相容始懼而謀立功國
家大事公心圖之尚慮不濟以私求勝其誰聽
焉燕然之銘不及寶憲而北景之誅下同梁冀
名雖陷於封疆禍實種於內戚彼蓋日與死鄰
而不悟也或謂天假佑宋高宗之世不生賊檜
而生侂冑佐以諸將和議不成還二聖復兩京
猶有望乎而又恐小人道同逢君一術以侂冑
處紹興未必不欣然主和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四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胸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吳曦之叛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丘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初畱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
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
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
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四
一四
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上密使總領財賦楊
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
汝愚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
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寧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曦時
爲殿前副都指揮使鬱鬱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規
求還蜀陳自強爲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
曦至興州因譖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
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
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
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
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
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
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
丙陳十可憂於松旣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爲
松言曦必誤國松亦不省 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
旣得志與其從弟晁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
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

金求封蜀王 十二月吳曦旣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聞曦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旣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慘可不畏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決今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

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
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
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
將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
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
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 時興州都統制母思
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
板閘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冪口
完顏綱遣張仔會之且索曦告身爲信曦盡出以付
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

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急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旬贖稱曦爲蜀王

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逃奔使者追
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
始獲保頭顱矣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
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卽興州爲行宮
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
削髮左衽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部兵十萬爲統帥
遣祿禛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
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州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
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

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盃爲琰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輩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晬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二月己未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

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
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
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
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
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
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
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
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
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
驅民而爲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

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

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

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 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卽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亟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眾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

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
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位凡
四十一日金遣尤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
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
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
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
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
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
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
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

較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鞞載雜襲曦方垂鞭
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
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默自念曰我
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
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
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
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
副之許弈爲宣諭使 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
成階鳳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

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
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
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
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畱敵金將完顏欽
遁去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
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
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
忠銳檄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寧以朽兵
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
突出殺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表聞於朝

丁卯楊輔還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吳曦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旣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痛如私親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旣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 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爲首倡功最大旣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

爲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詔書至興州巨源曰詔
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
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爲啟以謝丙曰飛
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
幾陶靖節之清風旣又愬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
謀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
於鳳州之長橋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
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拔刀取
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莫不
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詞尤悲切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四 九
丙以人情洵洵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
變請以劉甲代之

嘉定二年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張溥曰蜀漢滅而鄧艾囚關中定而王鎮惡誅
吳曦平而李好義楊巨源死三者皆不平之大
者也艾死於鍾會鎮惡死於沈田子同在軍中
忌功賊殺旋受誅夷報施如響獨安丙殺巨源
富貴考終沒有美諡天道竟安在哉曦懷不軌
丙父知之韓侂胄開邊曦以賂還蜀丙言可憂
者十顧其兇狡跋扈不能禁也巨源倜儻不遇

僅典倉官好義弱冠從軍位止州將身無方鎮
之寄君無推轂之令號咷倡義直走僞宮砍頭
搥胸須臾亂定丙時尚陰陽曦側囁嚅顧盼因
人成事獲居首功有人心者平原謝毛遂淮陰
下左車可耳奪其功而殺其人智且出王渾下
則何爲乎吳氏忠孝承家三世鎮蜀曦年四十
有六忽發狂惑諸母涕罵族子不平悖逆寡助
亡可立覩然程松懼走金人合盟宿將挺戈南
北震動圖之稍緩卽爲劉豫丙雖夢符神玦而
持詔乘馬策非己出此巨源之死所以悲歌劍

外也賊曦既誅四州漸復徑取秦隴牽制淮寇亦百世一時而丙棄不用散關之失斬孫忠銳以自解忠銳不服也王喜貪淫很愎爲曦大將丙不誅之縱其毒殺好義委任如故好義陰殛劉昌國時魂魄能不恨丙乎丙不哀好義勢必殺巨源兩賢之死蓋丙志也李翰傳張巡而睢陽節著李琪傳巨源而西蜀功顯國家之賞罰混然後文人之公論明奈何國史於丙猶有恕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四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太原編

太倉張人溥論正

蒙古侵金

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奇握溫鐵木真稱帝於
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又兒母曰阿蘭果火
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
端又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於烏桓
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

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於跌里温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眾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眾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眾會金師同滅之以功封鐵木真爲察兀秃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

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於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於沈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卽位建九旂白旗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鐵木真旣卽位遂

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杯祿可汗以歸

嘉定元年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

二年三月畏吾兒國降於蒙古畏吾兒卽唐之高昌也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爲誰曰

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於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

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灤以進
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
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
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於撫州西京畱守紇
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八月金獨吉千
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
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
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
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
古主復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帥兵分取

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
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樂南至清滄由
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於蒙古 閏九月蒙
古主旣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
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
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爲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
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於野當乘其不虞掩
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蒙
古主聞之進兵於獯兒背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
舉兵之故明安反降於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

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十一月金徒單鑑初爲

上京畱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人衛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鏜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

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恥哉 胡沙
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
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來水令
至中都金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
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川
胡沙虎不悅

五年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
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
關建春萬寧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
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主旣克宣平遂攻德

興府坎墉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卻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六年五月金主允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

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此關已絕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

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

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於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於彰德九月至燕卽位立子守忠爲太子追廢允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畱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眾趨紫荆關敗金兵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旣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

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阜河欲渡高橋
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
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紕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
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
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
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
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紕軍入中
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
墜而傷肱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
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

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蒙古主雷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材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

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
獻河間濱隸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
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
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
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
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
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眞
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
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北河東郡縣

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
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
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
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
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
主乃以其故主允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
三千與之 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
庸關金主以蒙古旣和大赦其國內 五月金主珣

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於汴左
丞相徒單鑑諫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
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
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
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
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畱守中都遂與六
宮啟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
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
鄉命扈衛紘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紘軍怨之遂作
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答北涉兒札刺兒三人爲

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咎擊敗之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咎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旣行中都益懼九月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眾二十萬禦於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

寅答虎爲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
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
爲遼西重鎮旣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
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畱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
於是金順城懿通州相繼降於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城被圍旣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
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礮
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眞定軍左都
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
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术

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眾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卽起還第然兵柄旣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

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
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
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繆誤得非神
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
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怱怱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
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
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
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
死者甚眾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
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寶北去

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
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
暉遺表至沐贈尚書令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爲
平章政事

張溥曰蒙古之興兆奇寡婦光明炤腹一乳三
子傳至熬羅孛極烈立號自王鐵木真繼起破
乃蠻攻西夏滅國者四十遂建九旂稱可汗彼
固道生之子竟開元氏朔漠造家併部十世事
豈偶然然金源不競紹宣無能卽史所載紇石
烈胡沙虎之弑立朮虎高琪之擅殺抹撚盡忠

之背叛兵敗不誅大逆曲赦遷汴亡燕莫非自
撥也金章宗朝鐵木眞入貢衛王允濟竒其狀
貌請以事除之若有先識及卽帝位橫受唾罵
一矢莫發齊莊公著聲於叩馬而隕體於登臺
爲君蓋其難哉胡沙虎貪殘跋扈屢形彈奏衛
王不加竄逐反任以兵城棄州陷旋罷旋用生
其邪心城北亂作身遭廢弑昔章宗無子猜忌
諸王利彼柔弱授以神器方襲尊位卽殺李妃
懦而不仁其何能國此徒單鑑所以不爲之死
而勸立昇王也宣宗旣立胡沙虎益驕近侍慶

山奴等請爲早圖高琪頗知其謀喪師被詰還
兵向第晉陽衷甲反論功封夫西京之棄胡沙
虎罪當死而發憤於共主懷來之敗高琪罪當
死而發憤於大臣途窮倒行走險一轍甚至弑
君而蒙定策之賞專殺而受討賊之功上恬下
嬉直以國戲矣中都圍急承暉仰藥大義誠烈
然盡忠無良兵柄旁落燕京坐喪責在平章彼
卽期死社稷視鄭夫人尚有愧焉鐵木真綴師
燕北分兵三道州郡盡下中都孤立責金犒師
和成徐還旣知徙汴卽襲虛破燕凡此皆金愚

宋之術而金復自愚乞和遷都召還太子秦笑
六國竟以身蹈無汴則宋弱無燕則金危書曰
與亂同道此之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胸馮 琦原 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金好之絕

寧宗嘉定四年六月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七年三月金主珣遣使來督歲幣 五月金主珣遷都於汴遣使來告 秋七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

請罷金歲幣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謀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

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
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
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
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
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
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
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

幣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日刑部侍郎劉鑰等
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真德秀復上疏曰金自

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
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
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
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
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卽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
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
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
然無一足恃本根旣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
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
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

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洵洵欲動赤氛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

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
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
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
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昌言宦寺
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
此下不恤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
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奸
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
折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

黼繼尸宰柄卞攸濫廁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
非歌頌書生卽膏梁子弟非奴事闍尹卽翼附權臣
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
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
人顓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
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
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
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
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
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

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息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旣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驚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

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絕遼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

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穀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嘗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

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
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
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
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
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以
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
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
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
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

吾之所啟乎從之則要素無厭豈能滿其谿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旣滅慕容旋啟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揚豫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

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

廷母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覲之心
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
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
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
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
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方今
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搢紳大夫工爲諛說
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
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
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

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蓋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十年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

欲以爲用兵之端也。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尤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珣、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卽命古草

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
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
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
擾財匱兵弱爲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
有所言皆不用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
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
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
襄陽檄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
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
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卻金人逐之宗

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
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
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
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
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六月趙方請以伐金詔天
下乃下詔略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
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
可乘讐恥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
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詔諭中原官
吏軍民 十二月金完顏贊以步騎萬人犯四川破

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統制劉
雄棄大散關遁

十一年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復破阜郊堡死者五
萬人 戊申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
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
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
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
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
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
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

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帥諸將出戰金人
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
復大散關及阜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
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
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眾復攻阜
郊堡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
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棄城
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
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
興元都統吳政拒卻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

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
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
主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金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彥呐設
伏待之殲其眾乃還 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
戰於黃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休關
都統李貴遁還 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趙希旨
棄城走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 壬子四
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於

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
金人乃遁去 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
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
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
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閏三月癸亥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
制置使李珣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
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
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碛自盱眙犯滁州之全
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眞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

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至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戰於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於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於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

請於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秋七月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於棗陽時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柵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剗戰棚防城損穿窬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溼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

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溼
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
以長戈刺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
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
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
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剋期
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出
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
其眾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
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一 三
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
發廩贍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
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
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
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
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
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
孟宗政復敗金人於湖陽 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

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
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焞節制且傳檄招
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
未嘗交兵及爲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人不能出兵
夏人怨之和好遂絕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
甯子寧帥眾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
發宕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賈俊李實
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
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庚子賈俊等克來
遠鎮敗金人於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會夏人於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
自安遠砦退師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
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
丙命信斬王仕信於西和罷張威官

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王

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三月丙戌鄂州

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金人圍黃州急詔馮

榘援蘄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

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

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沈於江而死金人復陷

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 癸丑金
兵退扈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
渡淮北去李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 冬十月夏人
復乞會師伐金

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
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
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潁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
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旣而獲生口言
時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
可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眾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十七年三月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旣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張溥曰開禧用兵金人罪狀韓侂胄嘉定元年

函首畀之和議始成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
立亡何蒙古侵金構兵五載允濟被弑立昇王
珣徙都汴城中都遂亡後竟絕好終寧宗之世
與金戰攻未有已也侂冑恢復之議雖發於蘇
師旦厲仲方辛棄疾實與閔之仲方之言曰招
納流民棄疾之言曰飭兵待變不數年金果難
作其言驗矣使侂冑當日志存復讐外窺敵釁
稍遲歲月至嘉定三年而後發天下必不以爲
非金人亦莫能加也寡謀輕動授兵僉壬行人
致辭身首分裂乃知開禧之役天惡侂冑藉手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誅之此固權臣惡熟之秋非大宋忘讐之日也
真德秀慷慨萬言請罷歲幣又陳政宣十失務
早鑒戒絕和修戰君子同心所痛嫉者宰相無
人侂胄以後又繼一史彌遠耳金主見逼蒙古
惑於高琪及圖南侵羣臣皆言不可金主弗聽
自嘉定十年入寇訖十六年而主卒明年寧宗
亦崩累歲連兵夷夏交困顧問其時當國者誰
彌遠也開禧之戰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
孫成復襄信宋常小勝而後乃大敗嘉定之戰
孟宗政捷棗陽王逸捷散關吳政捷黃牛堡宋

固屢勝而中亦間敗但開禧伐金宋爲兵首議
出侂冑其敗也侂冑坐之嘉定伐金金爲兵首
議出中朝其敗也彌遠不得而坐也侂冑爲國
驕子忽以用兵而死彌遠爲國老奸并用兵之
名而避之天子又與誰共治亂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六